

狄更斯小说欣赏

朱 虹

山西人民出版社

狄更斯小说欣赏

朱 虹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40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

书号: 10088·917 定价: 1.25元

代 序

——评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

有的作家留下传世的作品，但自己的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如奥斯丁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位。另外一些作家，不仅留下了作品，而且本人的一生，跟自己的作品一样有声有色，具有传奇色彩，如象塞万提斯。在评论后一类作家的创作时，人们很自然要更多地联系作者的一生经历。

狄更斯大体上可以归入后一类作家，虽然严格说来，他的一生中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这个小职员儿子，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靠机敏的头脑和手中的一支笔，以写作为生，可以说一帆风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他逝世三十多年里，名震欧美两大陆，是当时最受欢迎小说家。他的作品还为他赚来丰厚的版税收入，使他成为颇有资产的人。这样的一生似乎找不出什么浪漫、传奇的色彩。

但狄更斯的一生中有几件事——儿时当过童工、青年时失恋、后来婚姻破裂——被许多传记作者当作他心理历程的里程碑，赋予它们以浓厚的悲剧色彩，自然也把这些都视为狄更斯创作的重要源泉。几乎没有一部狄更斯传记不用些笔墨述说他做童工的经验怎样溶为《大卫·考坡菲尔》中幼小大卫的形象，当然还有他那不善理财的父母怎样成为了小说中的米考伯夫妇，以及靠

长久怀念的早亡的妻妹是他的小说中那些“天使”般少女形象的原型，如象《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小多丽特》中的同名女主人公等等。至于《大卫·考坡菲尔》中的朵拉如何凝结了他对初恋的姑娘玛丽亚·比德耐尔的怀念，也是狄更斯评论中的老生常谈了。

有关狄更斯生平材料的主要来源是狄更斯的毕生好友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 1812—1876）的《狄更斯传》（1872—1874）。约翰·福斯特本人是十九世纪文人、杂志的主编，写过多种政治家与文学家传记，他的《狄更斯传》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狄更斯从事写作不久便结识了福斯特，与他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狄更斯在写作和私生活方面的一切都经常与福斯特商量。关于他在十二岁左右被迫在鞋油作坊做工的屈辱，狄更斯几十年来深藏在心底，只是一次偶然机会，向福斯特透露过。后来也是采纳了福斯特的建议，他把自己的这段生活写入了《大卫·考坡菲尔》。

福斯特囿于资产阶级社会偏见，对落在他手里的书信、文件等材料“有删节、有隐瞒、有改动”。尽管如此，后世评者一般承认，福斯特根据大量书信等第一手材料和他本人与狄更斯的接触编写的近千页的《狄更斯传》是关于狄更斯的“唯一令人信服的画像”①。

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原是他在一九二七年间做的一组学术讲座，后来整理成书。在叙述狄更斯的生平时，莫洛亚显然不可能超出福斯特的材料。在对狄更斯性格的描绘上，莫洛亚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福斯特的影响。如关于狄更斯私生活方面的谣传，莫洛亚追随福斯特，采取维护狄更斯的立场。事实上，莫洛亚当时做这一组讲座，一个主要目的是要为狄更斯的私德进行

辩护。狄更斯晚年与妻子离异，谣传跟一个年轻演员关系暧昧，曾引起社会舆论的非议。莫洛亚在自己的《狄更斯评传》一九三四年英译本前言中十分愤慨地写道，有些批评家和传记作者把狄更斯描写得令人厌恶，“他们说他有虚荣心、不讲理、甚至伪善——对于派克斯尼夫^②的塑造者来说，这种指控可非同小可。我觉得他们弄错了。当然我不是说狄更斯是个天使，我们身上都有禽兽的烙印。小说从来不是出自圣人的手笔，至多只能说是在圣者的启示下产生的。但狄更斯的作品本身就可以证实，他的感受力极端敏锐，我们根本无法相信关于他为人心狠或不正派的说法。”

莫洛亚曾说 he 喜欢在人们身上发现那些“浪漫传奇”^③的因素，他认为这种因素是人们身上固有的，只待作家去发现。因此，他的人物传记一方面严格尊重事实，一方面又具有文艺色彩。莫洛亚笔下的狄更斯，正如一位法国评论家所指出的，是位“内心不安”、“劳累过度”和“极端敏感”^④的人。莫洛亚让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还是孩子的小查尔斯被置于那样一个陌生的、冷酷的环境，心中是何等的恐惧与绝望；他让我们体验那个热血的青年遭到情人拒绝后自尊心所受到的损伤。但莫洛亚并不过分渲染狄更斯的苦闷。他还要我们看到狄更斯的奋斗。儿时的不幸和青年时期在伦敦社会的摔打竟成了他日后从事写作的最好的准备，用莫洛亚的话说，就是他父亲送他进学校专门学习写作，也不可能为他做更好的准备。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狄更斯形象：幼小时心灵受伤，“受过苦，知道人间的苦难”、青年时感情“被一个女人的轻佻和任性损害”、婚后家庭不睦……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狄更斯的内心矛盾，他有时心情烦躁、神经质、甚至粗暴……而他本心是善良的。在家庭烦恼和写

作的压力下，“他只求平静，发狂似地求平静，不惜任何代价”。莫洛亚在他的评传中带着深深的理解与同情描绘了狄更斯的心理历程，基本上塑造了这样一个多少带些忧郁感伤的狄更斯形象。

关于狄更斯的为人，莫洛亚是那样理解的；那么关于作为作家的狄更斯，莫洛亚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人，本来就是复杂的。有哪个传记作者敢说自己笔下的人物绝对忠实地再现了历史上的真人呢？何况是作家，除了生平材料外还有作品的佐证。对作品，各有各的解释，问题就更复杂了。要写出绝对令人信服的作家评传，真是难上加难。

狄更斯生于一八一二年，死于一八七〇年。一九七〇年，纪念作家逝世一百周年时，回顾一百多年来的狄更斯评论，洋洋大观，那前后的变化是惊人的。

狄更斯在世时，声望极高，他的作品联系着千家万户，上至女王维多利亚、下至不识字的女佣。这方面的故事很多，莫洛亚在传记中提到《匹克威克外传》出版后的轰动，不仅街头巷尾都议论这一对“现代的堂·吉珂德与桑科潘札”、商人用这个响亮的名字作广告招牌，而且垂危的病人也要赶上读最新一期的《匹克威克外传》方才瞑目。还有一次，正当《董贝父子》分期发表时狄更斯看望生病的儿子，那个护理病人的老太婆发现他就是狄更斯，大为吃惊。她不识字，但在她住的那家公寓，每月的星期一，全体房客（显然都是穷人）要聚在一起，听房东先生朗读最新一期的《董贝父子》。这类传说、轶事数不胜数，说明了，正如莫洛亚所指出的，狄更斯与自己的社会、时代有深刻的联系，或如一位当代评者所概括的，狄更斯在自己的时代是“真正家喻

户晓的经典”，是“几乎神话化的民族意识”⑥。

狄更斯一八七〇年逝世以后，文艺潮流转向，狄更斯，跟他十九世纪中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一样，声望下降；在自然主义者看来，他过分夸张、不够真实；在唯美主义者看来，他又不是自觉的艺术家……。狄更斯被贬为一个浅薄，逗乐的通俗小说作者。

还有的评论家认为，狄更斯作为作家的声望下降，与他的小说被大量改编搬上戏剧舞台有关。这类改编往往一味追求刺激性舞台效果而漏掉艺术精华，把原作降为浅薄的情节剧。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狄更斯评论有了转机。英国两位著名作家乔治·吉辛和G·K·柴斯特顿先后出版了他们的狄更斯研究，重新确立了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柴斯特顿的《查尔斯·狄更斯》（1906）一书提出了一个狄更斯的总体观，突出了他的根植于生活的丰富性、乐观主义和幽默感，把狄更斯提到民族“神话”的高度。柴斯特顿可以算是“传统”派的代表，他的观点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读了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读者不难发现莫洛亚与柴斯特顿二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十世纪狄更斯评论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是肖伯纳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派。肖伯纳强调狄更斯的社会良心，因此更重视他的后期作品中的暴露批判。在肖伯纳之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挖掘了狄更斯作品中批判的主题和对受压迫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这一派有时夸大了狄更斯的激进主义，但开拓了被资产阶级评论家（包括莫洛亚）有时会忽略的社会意义。

第三种发生过较大影响的狄更斯评论以美国左翼批评家艾德蒙德·威尔逊的著名论文《两个斯克鲁支》（1941）为标志。威

尔逊吸收了现代心理学的成果，根据狄更斯感情生活的波折和内心深处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协调，把他描写成一个多少带点病态的人，一个偏执狂者，充满犯罪与暴力的潜意识，只能在一些“既善又恶”、“既无辜又有罪”的人物形象中得到解脱与发泄。按着这种思路，艾德蒙德·威尔逊就比较重视狄更斯作品中的怪诞的成分和象征等“实验”手法。过去的狄更斯评论并不是没有心理分析——莫洛亚把狄更斯的“怜悯”与“恨”归结为童年时代的遭遇也是心理分析之一例，但威尔逊把他提到一种自觉的、方法论的高度，在现代的狄更斯评论中是颇有影响的。

以上提到几种有代表性的狄更斯评论，难免挂一漏万，远远不能概括全面。西方的狄更斯评论的广大园地里，从来没有什么单一的发展，“传统”观点与“现代”观点从来都是长期并存，同时繁衍，互相补充。在历代不同观点流派的批评家笔下，狄更斯呈现着迥然不同的面貌。狄更斯研究专家乔治·福德在他那部材料丰富的《狄更斯及其读者》一书的结语中写道：“如果按照托·斯·艾略特的说法，二十年代出现过一個疲惫不堪的莎士比亚，一个先知式的莎士比亚、一个慷慨激昂的莎士比亚和一个社会主义派记者的莎士比亚，那么同样也有一个先知式的狄更斯（那是肖伯纳的发现），一个慷慨激昂的狄更斯（出现在杰克·林赛笔下），还有一个经常露面的社会主义派记者的狄更斯……。此外，”福德接着说，“还有一个仁爱欢乐的狄更斯和一个忧郁寡欢的狄更斯^①”。我们当然还可以接着说，在现当代批评家笔下，既有执迷于荒诞的狄更斯（见马尔克·斯比尔卡的《狄更斯与卡夫卡》），也有“清醒、有分寸、神经健全的狄更斯”（阿·凯特尔）；既有约翰·卢卡斯笔下的“忧郁的人”（书名），又有乔治桑塔亚那笔下唤起的那圣诞精神的化身；既有艾

德加·约翰逊的从“悲剧走向胜利”的狄更斯，又有蒙罗·恩格尔的从“自我”走向“社会”的狄更斯；当然，最后还有那位十足的“狄更斯式的人物”，查尔斯·狄更斯本身！

有位批评家说过，要是狄更斯只写过《匹克威克外传》，而不写《小多丽特》，或只写《小多丽特》而不写《匹克威克外传》，那么事情就会好办一些，可是他偏偏两部都写了，而且还写了那么多别的，至使批评家象瞎子摸象一样，各执一端，各抒己见……这也许是一切真正伟大作家在批评家手下的命运吧。

以上题外话，并不全在题外，啰嗦了半天无非是要提供狄更斯评论的大致背景，以便读者看出莫洛亚《狄更斯评传》在这个背景上的地位与特色。

如前所述，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在描绘狄更斯的精神面貌时大体上与柴斯特顿一脉相承，突出狄更斯的乐观主义。狄更斯感到“生活既是喜剧的，又是悲剧的。而正是它那双重性质使人们对它着迷”。在莫洛亚看来，生活的锻炼给狄更斯一种内在的力量。他没有成套的政治哲学，他的心“象孩子那样天真纯朴”，如果说，他有什么“说教”的话，那就是“乐观主义”，在他看来，“生活是美妙的”。这是“一种无边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既包括民族又包括个人，是狄更斯的‘说教’中的第一要素”。莫洛亚认为，这种乐观主义不仅根植于时代精神和民族性格，而且与狄更斯的思维方式有关——狄更斯把世上的是非看得泾渭分明，善就是善、恶就是恶——“这种简单化的世界观有助于加强〔他的〕乐观主义”。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莫洛亚推崇体现了“圣诞精神”的早期作品，认为那才是典型的狄更斯。他说，早期作品体现了天真的欢笑，泛爱主义和对生活的信心，至于现实中的恶，狄更斯则用嘲讽的武器把它们打发掉，

“使恶显得荒唐可笑”，从而除掉它的威力。莫洛亚并认为，只有狄更斯那样伟大的作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莫洛亚的立论也许属于“老派”，但相隔半世纪，反而显得新鲜，比起某些令人沮丧的新发明，使人备感亲切。莫洛亚笔下出现的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有普通人的弱点，但又有过人的精力与非凡艺术造诣，总之，是既平凡又伟大的艺术家。这样一个狄更斯使读者感到能理解、愿意亲近、并渴望通过他的作品进一步去了解他。

要说有什么不足，那或许应该指出，《狄更斯评传》中对狄更斯所热心从事的社会活动几乎只字未提，似有损于他的形象的完整性。狄更斯的挚友和第一部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在他那部权威性的《狄更斯传》中肯定了这一点。福斯特写道，“所有旨在推进现实的社会改革的运动，如争取改善公共卫生的立法、争取实行穷人的免费教育、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等运动，他〔狄更斯〕都热心赞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有求必应，随时随地答应主持关于上述议题的各种会议；他慷慨解囊，赞助一切慈善团体，无论是私人团体还是地区的组织；他的演讲的雄辩性和吸引力使他在当时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⑧。忽略了狄更斯生平的这一面，也就相应地忽略了狄更斯创作中暴露性的一面。这说明，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跟任何评传一样，既有自己的特色，也免不了自己的局限。

在涉及狄更斯私生活的一些疑点时，莫洛亚写道：“说到最后，这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读者最关心的是塑造自己的狄更斯形象”，又说，“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比在现实生活中更象他

自己。”的确，对于作家来说，作品是最重要的。传记也好，评论也好，归根结蒂是为引导读者去读作品。莫洛亚在自己的《狄更斯评传》中正是那样做的。他引导读者不带偏见，以冷静清醒的头脑和健康的趣味去探索狄更斯的小说世界，通过阅读作品去塑造自己的狄更斯形象。

如果说，在一部传记里要再现真人真事有它的难处，那么，要在作家所唤起的艺术世界里做导游更是难上加难了。

艺术鉴赏没有止境，也没有标准答案。摆在莫洛亚面前的狄更斯作品那么多，评论众说纷纭，莫洛亚怎样着手解决狄更斯小说欣赏的课题呢？莫洛亚不是告诉我们一堆关于小说艺术的定义，更不是规定读者“应该怎样看”狄更斯的小说，而是与读者一起研讨小说欣赏的一般性规律。请注意他这一章的标题不是“狄更斯的小说艺术”而是“狄更斯与小说艺术”。他不是列举狄更斯的小说艺术若干条，而是从一些评论家对狄更斯小说艺术的指责入手。这类指责中常见的有“结构不严密”、“人物不真实”、“说教味重”、“噱头多”等。事实上，狄更斯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小说就曾被指责为不符合这样那样的“规则”。狄更斯为自己的作品写的一些自序有的就是反驳当时的这类批评的，如见他为《奥利佛尔·特维斯特》写的序言。莫洛亚在评传中不仅反驳了对狄更斯的批评而且还驾凌于那些具体论点之上提出有关小说艺术欣赏的更带有概括性的问题。

首先碰到的就是一个“真实描写”的问题。狄更斯常常被指责的“不真实”。莫洛亚摹仿那班“真实论”者的口气说“自然中没有匹克威克先生，那么小说中也不应该有匹克威克先生。从来没有一个活人象米考伯先生那样说话，那么米考伯先生就应该从艺术中排斥出去。”莫洛亚认为这是“关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

问题”的老争论。他自己认为，应该采取以下立场：“我们不要求艺术为我们提供一个与现实丝毫不差的图景……。恰恰相反，我们要求艺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那么真实的世界里去……。只是为了把我们带入这个世界，为了使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中呆下去，为了在一段时间里，幻想能够和现实对抗，为了能通过一小时的阅读使我们在一种真实的悲伤中得到安慰，艺术家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必须是站得住脚的东西。我们不应在确定一个虚构的世界之后（一个好读者差不多随时准备接受一个虚构的世界），又因为一个错误的语气、一个角度的变化而被赶出这个世界……”莫洛亚是在这个前提下最后说“我们并不要求艺术家忠于一般的现实，而是忠于自己的现实”。

其次，莫洛亚又结合狄更斯作品强调艺术创作的独特性。他指出，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按什么“定义”“规则”制作的，而都是“独特的艺术创造”，都体现了艺术家的独特个性。那也就是说，只要作品在情节、形式、结构、语言、文体风格、笔调、节奏上都服从于一种内在的统一与完整，那么其他违背创作“规则”的“自由放任”就不足为怪了。莫洛亚在这里提出的是艺术欣赏中的又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克罗齐在他的《美学纲要》里提出的关于“艺术的独特性”的理论。克罗齐列举了“关于艺术的一些偏见”，指出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每种〔艺术〕形式在其各自的概念与限度里都是可以确定的，并且各有各自其合适的规则”。按照这种偏见，批评家只须根据某种艺术门类或形式的规则就可以判断某作品是“很好地遵守了”还是“错误地违背了”那些规则……就跟狄更斯受到指责时一样。事实上，克罗齐说，“这些问题、区别、判断和定义破坏了诗感与艺术感，而诗感与艺术感喜爱每部作品本身，把作品当作一个活的东西来喜爱，

每部作品是独特的、不可比拟的，有其独特的规律和其完整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⑨。”

总之，在莫洛亚看来，摆脱了那些小说“定义”“规则”的框框，在艺术欣赏的领域就可以从一些新的角度、新的高度去欣赏狄更斯的作品、去漫游狄更斯奇妙的艺术世界。那时，正如莫洛亚指出的，我们不去追问匹克威克的傻头傻脑和米考伯说话的方式是否真实可信。他们具有艺术的统一与完整，渗透着狄更斯的独特风味，因此我们虽然在生活中举不出一个具体的匹克威克或米考伯，但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性坚信不移。那天真得滑稽的匹克威克和那狡猾得可爱的萨姆·威勒把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一个天真的、欢乐的喜剧世界，在那里，连坏蛋都不免滑稽，不能真正加害于人。在《匹克威克》的最后，骗子金格尔痛哭流涕，忏悔自己的一生，反而与全书的喜剧气氛不协调，即莫洛亚所说的“语气不对头”、“角度”变了，从而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感。我们不去推敲细节的真实可信——谁会相信《远大的前程》里的哈薇香小姐真的会十多年来呆在屋子里从不出门并把屋子里的一切保持不变？但我们仍然被故事牵动着，浸在幻灭的总的气氛里。只有最后，狄更斯听了友人、通俗小说作者勃尔渥·里顿的劝告，把凄凄惨惨的下场变成大团圆，反倒破坏了全书的基调，也破坏了真实感。

莫洛亚在“狄更斯与小说艺术”一章中没有过多地对作品做具体论述而是提供了一把钥匙，一种方法，使读者可以自由地驰骋在狄更斯的充满浪漫主义夸张奇想的艺术世界。在那里，除了艺术的真实、除了艺术的完整与统一，没有别的规则可遵。结构严谨不一定比结构松散更优越，立体人物不一定比扁平人物更生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不分高低，细节的真实可信更不成其为

一条衡量的标准……。

象一切深深扎根于生活中的作家一样，狄更斯也“错误地”“违背了”种种规则、定义，但仍不失为伟大的艺术家。狄更斯是如此，难道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的情况不是同样吗？进入他们的艺术殿堂，就象地狱的门上写的“放弃一切希望”一样，要求人们放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偏见。在狄更斯的艺术宫殿里，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是个热心的导游，引导读者去探索、去发现。

柴斯特顿的《查尔斯·狄更斯》一书法译本出版后，一位法国读者读后如醉如狂，决定学习英语以便从原文读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作品在我国素来译介较多，近年来在西方也是学术界热门的课题^①。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狄更斯的生平与作品，又讨论了小说艺术欣赏的一般性问题。我们祝愿汉译本的出版在广大读者中燃起对狄更斯作品的新的热情，若能推动一些同志象那位法国读者似的勤奋学英语从原文读狄更斯，那就更好了。前不久有同志写文章呼吁“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②说得恳切。我们在这里不禁要加上一句：也和狄更斯交个朋友吧！

注：

① F. R 与 Q. D. 里维斯合著：《小说家狄更斯》，美国鲁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

② 《马丁·柴则尔维特》中人物，伪善者典型。

③ 见莫洛亚：《文学生涯六十年》，法国比埃尔·方拉克出版社，1966年版，第39—40页。

④ 雅可·苏菲尔：《安德烈·莫洛亚》法国佛拉马里昂出版社，1963年版，第92页。

⑤格劳斯与皮尔逊合编：《狄更斯与二十世纪》，英国鲁特勒之与基根·保尔出版公司，1962年版，编者前言，第XViii页。

⑥菲·柯林斯编：《狄更斯：批评的传统》，美国鲁特勒之与基根·保尔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612—613页。

⑦乔治·福德：《狄更斯和他的读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58页。

⑧约翰·福斯特：《狄更斯传》下册，“万人丛书”，1980年版，第388页。

⑨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第247页。

⑩菲·霍布斯色姆在1972年出版的《狄更斯导论》一书中写道：“狄更斯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一百三十多年来他的作品在畅销书中遥遥领先。在那些人手一册的经典中，他仅仅排在《圣经》和莎士比亚之后。他的作品翻译成外文的最多，在世界各地传播得最广。人们对他的作品进行版本校勘、批评、解释、重新解释和研究，他简直是一种学术行业的中心。他比任何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都更多地成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在六十年代的任何一年里，出版的有关狄更斯的专著和论文都比三十年代同期多一倍。在纪念狄更斯逝世一百周年的1970年，这种爆炸性的出版量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见1982年9月出版的《十九世纪小说研究》斯丹福大学出版社，（总第37卷第2号）中乔治·福德在评论一组新出版的狄更斯研究著作时指出，六十年代初众所公认的狄更斯研究的“大繁荣”，到了现在简直成了“超音速”的发展了。

⑪方平著：《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狄更斯小说欣赏》

目 录

代序——评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	(1)
《博兹札记》——天才初绽……………	(1)
《匹克威克外传》——现代的堂·吉珂德……………	(12)
《奥利佛尔·特维斯特》——现实与噩梦……………	(26)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丑恶与滑稽……………	(37)
《老古玩店》中的感伤情调……………	(58)
《巴纳比·罗奇》——历史事件与群众的命运……………	(72)
《马丁·柴则尔维特》——伪善者画像……………	(88)
《圣诞故事》——圣诞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现实……………	(100)
《董贝父子》——资产者的画像……………	(109)
《大卫·考坡菲尔》中的重叠镜头……………	(121)
《荒凉山庄》中对法律机器的描写……………	(133)
《艰难时世》的寓言性……………	(140)
《小多丽特》中对监狱的描写……………	(150)
《双城记》——双重的警告……………	(163)
《远大的前程》中第一人称的妙用……………	(171)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金钱的腐蚀作用……………	(180)
后记……………	(190)

《博兹札记》

——天才初绽

《博兹札记》①(Sketches by Boz, 1835—1836)是青年狄更斯还在报馆当记者时写的一些随笔和故事，最早的一篇《白杨庄的晚宴》(成集出版时改名《敏斯先生和他的亲戚》)发表在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份的《每月杂志》上，其他各篇也陆陆续续在几种杂志、报纸上发表，一八三六年汇集成书分两卷出版，署名“博兹”。“博兹”原是狄更斯最钟爱的小弟弟的名字，他原叫作摩西，得名于哥尔德史密斯《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在家人当中，摩西一字逐渐念白了，叫成摩兹，最后竟成了“博兹”。狄更斯早期还曾以蒂卜斯为笔名发表作品。蒂卜斯也取自哥尔德史密斯的散文作品。显然，狄更斯毫不掩饰以淡雅的幽默著称的十八世纪作家奥利佛尔·哥尔德史密斯对自己的影响。在《札记》中狄更斯继承了英国十八世纪优秀散文传统，把景物描写、人物素描、对世态习俗的讽刺和一定的戏剧性揉和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狄更斯在《札记》第一版(一八三六)序言中说他的“目的是通过一些画面如实表现现实生活与习俗”，因此，出版时冠以付标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札记》写的都是狄更斯自己最熟悉的伦敦市民社会。伦敦的市景——驿车的来往，小巷里